



马寅初全集

第六卷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马寅初全集

第六卷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寅初全集 / 马寅初著 . - 杭州 : 浙江人民出版社 ,
1999.9

ISBN 7 - 213 - 01618 - 0

I . 马… II . 马… III . 马寅初 - 全集 IV . 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5019 号



目 录

国难期间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制·····	(1)
论废两改元问题·····	(8)
国难期间世界经济大势·····	(13)
田赋改革之必要·····	(19)
再论废两改元并答吴经熊先生·····	(27)
再论商标与《商标法》·····	(38)
平均地权·····	(48)
营业税之模范·····	(72)
日本的金解禁问题·····	(78)
购买力平价·····	(89)
浙江营业税之现状·····	(97)
关于《储蓄银行法》之各种意见·····	(111)
外货倾销亟应取缔论·····	(157)
《营业税法》之精意·····	(165)
怎样去平均地权·····	(173)
战债和赔款之缓付问题·····	(180)
银价跌落救济问题·····	(186)
银价低落与人民生活之关系·····	(206)
物价变动之影响·····	(215)
银贱潮中应注意前因后果·····	(221)
新颁布之《(票据法)施行法》·····	(228)
印度之改用金块本位制·····	(235)

浙江之土地陈报及改正赋额·····	(243)
世界经济之大势·····	(249)
辽宁之金融·····	(255)
读财政部甘末尔设计委员会改革币制计划书后·····	(265)
为《时事新报》建设特刊新浙江号题词·····	(292)
中国家庭思想与经济关系·····	(293)
英日汇兑暴跌与中国·····	(300)
为讨论续借美麦问题联想及于中国之粮食政策·····	(304)
浙江之田赋·····	(321)
从维持米价问题说到钱币革命·····	(331)
新《商会法》与《工商同业公会法》·····	(345)
中国与银问题·····	(379)
评黄元彬之银贱有利于中国说·····	(390)
我对于中国新式金融业之观察·····	(394)
中国之最新式事业·····	(403)
中国经济之复兴与减低利息之必要·····	(411)
棉麦借款问题·····	(424)
中国之棉织业问题·····	(435)
利用外资问题·····	(445)
凯塞尔社会经济学原理之解释·····	(450)
统制经济问题·····	(459)
世界经济会议失败与中国之关系·····	(464)
为中华人寿保险协会题词·····	(467)
复兴农村的途径·····	(468)
《最近之东北经济与日本》序·····	(472)

国难期间之上海银行业

联合准备制*

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为维持国难期间之信用，与调剂市面金融起见，打破各自为政之局面，大家团结，组织联合准备委员会。徐青甫先生所主张之金融对策，颇有不同，兹略述其动机及其梗概于下：

设有甲银行资本一百万元

 现金 \$ 1 000 000

 资本 \$ 1 000 000

又存款四百万元

 现金 \$ 4 000 000

 存款 \$ 4 000 000

放款作为存款者四百万元

 放款 \$ 4 000 000

 存款 \$ 4 000 000

贴现七百万元，以本行钞票付之

 贴现 \$ 7 000 000

 钞票 \$ 7 000 000

甲行之资产负债表如下：

* 本文原载《马寅初经济论文集》第1集，商务印书馆1932年12月出版。

甲行资产负债表

现金	\$ 5 000 000	资本	\$ 1 000 000
放款	\$ 4 000 000	存款	\$ 8 000 000
贴现	\$ 7 000 000	钞票	\$ 7 000 000
	<u>\$ 16 000 000</u>		<u>\$ 16 000 000</u>

负债共一千六百万，除去资本一百万元，为一千五百万，现金有五百万元，占负债三分之一，故其准备金为百分之三十三强，甚属稳健。

如以钞票兑现者过多，提取存款者亦多，银行恐现金准备不足，在外国可用贴现票向中央银行再贴现，而得中央银行之钞票。或即以此贴现所得，存于中央银行作为存款，备不时之支取。中央银行之钞票，或在中央银行之存款，与现金有同一之效用，因中央银行所发行之钞票或有法偿币 (legal tender) 之资格，人民不能拒绝收受，且中央银行准备充足，多发钞票，亦无困难。假定甲银行向中央银行再贴现三百万元，则甲行之贴现减至四百万元，而现金增至八百万元，贴现票可以再贴现，放款则不可，故贴现较放款为流动，是其优点也。

又，设有乙银行，资本一百万元，存款四百万元：

现金	\$ 5 000 000
资本	\$ 1 000 000
存款	\$ 4 000 000

乙行以现金一百万元买房产，二百万元买有价证券：

房地产	\$ 1 000 000
证券	\$ 2 000 000

元。第一道防线不能守，退至第二道防线，又不能守，退至第三道防线。

两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之存款，有两种性质：一部分系以现金存入者，又一部分系由放款贴现转入存款者。往来存款与钞票，于提取及兑现时，均须立时支付现金，甚为危险。在平时钞票兑现，与活期存款提取不觉危险者，因存款存入及贴现收回，旧去新来，可以相抵；若略有风潮，可将放款额稍稍减少，即为已足。风潮再大时，可以贴现票向中央银行再贴现。若金融再紧急不已，只有变卖有价证券。夫减少放款额，则银行少赚钱，再贴现则受高利之损失，竟卖证券，则证券跌价，故立在第二、三、四道防线时，银行自然吃亏。

平常局部恐慌之时，乙银行准备金不足，可向甲银行拆借，到大恐慌时，甲银行不敢拆借，盖虑自家放款贴现到期不还，而钞票将来兑现，存款将来提取，甚为危险也。现在上海各银行所忧虑者，即是存款多被提取，钞票或遭挤兑，存户将存款提去之后即转存外国银行，加以公债市价大跌，现金多被吸收，在外国此时有中央银行出来帮忙，吾国中央银行范围甚小，非外国中央银行可比，自顾不暇，安能维持其他之银行，此即所谓恐慌也。

恐慌有三种：一为平常之经济恐慌；二为战争；三为大战，如世界大战是。战争之引起恐慌，颇易明了，而经济恐慌应略予说明。资本主义之国家，生产团体在自由竞争之下，从事生产，以销路有限，生产过剩，于是工厂亏本，工人失业，一部分之生产过剩，其影响足使一部分人之购买力减少，其他生产团体之销路，亦因之狭小，则生产不过剩之团体，亦发生过剩的恐慌；银行此时放款不能收回，而存款则因恐慌之风声传出，人心浮动，争相提取，银行因之亦起恐慌。此时之银行，若能应付得宜，过若干月或若干年之后，过剩之生产产品渐渐售去，生产团体渐渐复业，则

恐慌即可渡过。如棉纱无人购买，则棉花亦无人购买，银行之放款于棉纱商、棉花商者，届时必不能收回，银行如因有人提取存款之故，而迫该商人偿还放款，该商人必减价出售，而至亏本，银行之放款，未必能全数收回，而将来放款，亦受影响，故不能催促甚严。在美国一遇此种情形，各银行即向十二联合准备银行再贴现，而此十二联合准备银行，选择极可靠之票据，予以贴现。此次恐慌，十二联合准备银行之力量仍感不足，于是政府有组织建设财政公司之意(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)。

财政公司之组织，由政府拨发五亿元现金，作为资本之一部，而发行十五亿元之公债，利息同市面，先由政府以国库之存金买入之，公债免税，惟不能作为贴现之用。财政公司助此十二联合准备银行放款于各市面，俟市面恢复原状时，再行收回。此公司系暂时性质，至市面平静时，即行停止放款，此美国政府应付恐慌之计划也。中国政府财力薄弱，不能如美国政府能帮各银行之忙，所以各银行惟有出于互助之一法。上海之恐慌，发生于闸北之战区，闸北各生产团体，既不生产，受其直接、间接影响之团体，亦不能生产。凡受其影响者，无论资本家、工人、地主皆无所得，全市陷于停顿之状态，甚至律师、会计师，亦因各业之停顿而失业。罢市者既罢市，不罢市者亦受其影响，而趋于不得不罢市，如杭州、宁波之金融，皆因上海不活动，而陷于停顿。譬如宁波之钱庄，存放于上海各银行者甚多，上海之银根既紧，宁波钱庄之银根，亦随之而紧，自不能再放款于商家，商家无款可借，亦不能做生意。譬如茧时已到，而银行、钱庄不放款，不放款则收茧者无资营业，养蚕者以无人收茧而弃业，此皆由于生产之有连环性所致，一遇有事，各方牵动，生产力减少，正不知多少也。此时之银行虽新款不放，而旧款非但不能收回，且不可逼迫，一逼则事更不可为，惟有设法渡过难关。所谓难关者，即钞票须兑现，存

款须支付，而放出之款不能如期收回，易陷银行于危境。倘能设法使银行之资产换得现金以资应付，则难关可以渡过，俟将来和平时，再来活动，此上海各银行设立联合准备制之由来也。凡上海各银行，无论是否银行业同业公会会员，均得加入联合准备委员会，为委员银行。委员会设执行委员十一人，由委员银行代表大会，就委员银行代表中投票选举之。又设常务委员五人，由执行委员互选之；委员会设主席一人，由常务委员互推之。凡加入之银行，先将财产送交执行委员会，经执行委员会核准后，缴入为准备财产。准备财产之标准有五：（一）上海公共租界、法租界以内之房地产；（二）立时可变价之货物；（三）在伦敦或纽约市面有价值之股票或债票，及在国外之存款；（四）现金币或得兑现之金币或现金条；（五）其他财产不在前四项范围之内而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者，皆可做作准备财产。为此，组织两委员组：一为保管委员组；一为评价委员组。评价委员组之组织，由委员会就执行委员中推举三人，并设下列五股，延请专家担任之：（一）房地产股专家一人至三人；（二）证券股专家一人至三人；（三）丝茧股专家一人至三人；（四）花纱布股专家一人至三人；（五）食粮股专家一人至三人。其余如有需要，临时再聘。

准备资产照评价委员组估定后，又打七折，如估定为百万元，打七折可借七十万元。此七十万元之中，公单占四成，公库证二成，抵押证四成（抵押证经执行委员会许可得换公单），三种皆为记名式。公单可代替现金，在市上流通，得随时向委员会兑现，再由委员会向领用公单银行兑现；公单分五百两一张，一千两一张，一万两一张，十万两一张四种。公单持有人得以公单照票面金额向任何委员银行清偿债务，或作为存款或为其他之付款。委员银行需用现款时，得以其所执公单，向委员会拆借现金，拆放期间定为一日，至委员会应付公单及拆放之基金，由执行委员会

准备之。公单记载受款人之姓名或商号及发行年月日，由发行银行签名，并由委员会副签。此项公单，系见票即付性质，委员会为付款人。惟委员会为公单付款后，即向原发银行（即领用银行）收回同数之现金，同时应另发新公单。

委员会应在拆放利息项下，扣去一厘，作为委员会之办公费，所得纯益，则就委员银行分别派分之。

公库证可作为发行钞票银行之保证准备，发行钞票须有现洋准备六成，保证准备四成，抵押证可用为发行钞票银行之保证准备，或作为向其他银行借款时之抵押品。公库证与抵押证于转让时，应由抬头银行背书。

各银行联合应付市面，则危险可以免除，其目的在渡过此难关。与徐青甫先生之计划不同，不以其为生产之工具，无非使散漫无组织之银行，于恐慌时，互相联合，互相扶助，使不致受时局之影响而濒于倒闭；一俟风潮平静，工商各业恢复旧观，则此公共准备制，即可以解散矣。

论废两改元问题^{*}

我国货币制度之不统一，早已成为社会经济一极大问题，改革之议，倡之已久。徒因银本位制，尚紊乱而无统系，如内地商民，通行银圆，各大商埠，则以银两为尚，既非洋本位，又非银两本位，非驴非马，深堪浩叹。考一国法定货币，须经法律规定，而我国之银两则不然，平色庞杂：就地划分，沪用规元，津用行化，平用公砵；就机关而言，则财政部用库平，海关用关平。凡兹数者，皆为银两，足举为国币统一之障碍。而其最有力者，则为规元，苟能一鼓而将规元歼灭，则其余当无问题。

此次改元之动机，事有凑巧，一方鉴于历来币制之太纷乱；一方鉴于洋厘暴跌，最低时间六钱八分之新纪录。洋厘所以暴跌之原因，不外以下六因：（一）农村经济崩溃；（二）都市资金集中；（三）金融季节失常；（四）城市工商衰落；（五）现金巨额贮藏；（六）内地匪祸频仍。洋厘市价，既一再跌落，于是握有成色较高之银圆者，不如熔之为银，似为有益，因当作银圆计值，反不合算。所以近日炉房大忙特忙，每日有熔解银圆四十万至五十万之多，剩余未熔者，多为次等银圆，其成色反有划一可能，大有利于银圆成色之统一。考银圆之种类繁多，其流通市面者，如墨西哥之鹰洋、大清、江南、北洋、孙中山、袁世凯，尚有波斯洋、香港洋等，其间之成色优劣不等。今如废两改元，币制统一，以前之银

* 本文原载《马寅初经济论文集》第1集，商务印书馆1932年12月出版。

币，本当予以严格之规定，今能熔去其一部分杂色银圆，反可渐趋一致。现在所用之银圆，系制自杭厂，其出品成色，与法定符合；但于重量方面，每大洋十万元，有四十元之差耳。将来废两为元办法实行，新币法价确定，则银圆预备在上海开铸，因京厂厂址已毁，杭厂范围较小，而沪厂机械能力，日可出大洋五十万元（年可出一亿八千余万元）；且有铸造辅币机器，如银角、铜元等，均可由沪厂一手经营。将来新币成色，为百分之八十九，重库平七钱二分，故每元纯银为六钱四分零八毫，加上铸费六厘，合库平六钱四分六厘八毫。银圆之法定价格既定，加以银两取消，将来不再有洋厘名目，人心可以安定，社会金融，得以稳固多多矣。

现此策之实行，惟一困难焦点，在乎有利害关系者之态度。反对者所持理由如下：（一）恐政府从中谋利，政府因握有鼓铸铜元之权，并规定银圆法定价格，于是在开铸银圆时，故意将成色减低，其与法定成色所低之差，即为政府之利；（二）社会将受纸币增多之患，一旦银两废止，市上现洋筹码，顿形不敷，于是可乘机滥发纸币，于银行大有裨益，否则筹码则感缺乏，社会现象，显见不佳；（三）软硬币统一之后，才可废止银两。今日各银行大多数发行纸币，以致市上纸币数量紊乱。硬币质量，既已紊乱，软币又如此，故废两为元，兹事体大，似尚嫌之过早。查上述三点，似是实非，政府如欲谋利，固不待废两改元后，在以前杭厂制造银圆时亦可；而政府在此时，固未尝出此，故此点不攻自破。且银圆在出厂时，必须经公开化验方可，况将来沪厂成立后，在商界、实业界监督之下，开炉制造，决无问题，京方政治势力，决不致波及也。故不如乘此洋厘下落，银圆价格下沉，多被熔化之际，奋力废除银两，否则，固亦无法制止银圆之继被熔化。如银两废除，则社会上只用洋，不再用银，银圆化银之目的消失，固不必取缔，而自然停止矣。

反对者，不顾大局，惟恐将来利益问题，日趋减少，目视银行前途，环境转佳，心有不甘，为私利所冲动，所以表示反对态度，以图转圜。而我人以第三者地位观察，此举于银行容或有利，但须知废两改元之惟一目的，非为银行，而为大众，故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，似不应横加反对。

在钱庄方面论之，利益当然丧失，因上海各钱庄有现账，而无洋账，例如存户以洋元来存（彼照市价减一二五，即一毫二忽五，或二五折成银两，因洋元无利息，故存户亦愿折合银两，以银两有拆息故也），至提取时，则照市价提高合算，出入之间，即得利益。若银两废止，则钱庄不复能得此项利益，宜其反对也。但此尚非大故。今有更甚于此者，即存放同业之制，势将不行。盖上海虽然银行林立，类皆资本充足，信用素孚，但势力不如钱庄远甚，即平日之收支各款，如与钱庄有关系者，非委托钱庄代理不可；盖钱庄有汇划总会，以为交换票据之所，而银行不得加入也。于是银行之款，存放于钱庄者，为数多则千余万元，少则五六百万元，因欲委托钱庄代理收付，非先存放不可，此谓之同业存放。如今实行废两改元，则钱庄之惟一利器银两，顿被打倒，市上一律均用银圆，银圆为银行所富有，于是一切交易，银行均可独自任之，固不必受制于钱庄矣，钱庄之受银行存款，当然取消。所以同业存放，无形中因废两改元问题而寿终正寝。一旦银两废去，则洋元之用途大广，于是银行收解款项日繁，非筹设银行票据交换所，不足以清理一切。盖票据交换所成立之后，银行相互间之欠人与人欠两项，可以仿钱庄轧公单之方法，两相抵冲，现金之用途减少，搬运之麻烦可去，既可省手续，又免担风险，银行从此可以致全力于营业矣。况在市面恐慌或金融紧急之际，现金之需要骤增，银拆飞涨，借贷停顿，苟有交换所以为调剂，各行间可以改用公单，用现洋，清理其存欠也。因此，钱庄之势力更形减

小。故归纳言之，此废两改元之后，钱庄受到三种影响：（一）一毫二忽半之利益无着；（二）同业存放取消；（三）银行票据交换所成立。今年春间，上海各银行设立之银行联合准备库，即为将来成立票据交换所之基础，所发行之公单、公库证、抵押证等，即为各银行间谋便利而设，故曰票据交换所之雏形已成，亦无不可。但钱庄之势力，亦不致立即完全消失，钱庄所出信用素著之庄票，固仍能行使于市上，因庄票有五天期、七天期、十天期者，商人有几天之利息，当然乐用，至于零星数目，则可用钞票矣。但钱庄素所利用之汇划银与划头银，则因废两改元问题实行，势必取消，因“银两”两字，在废两后根本不成立。考汇划与钱庄有莫大之利，因汇划银即须过一天付现，于是钱庄可从事取得一天之息，如数目大宗，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计之，即等于一年之息，其利可观，此无怪钱庄之极力争执银两之存在也。至于钱庄反对理由中所云之银两一旦废除，则筹码将感缺乏，如银洋并用，则银少洋代，洋少银代，可以调剂，废除银两后则不成。此语初聆之，似实有理，但仔细考察，毫无意识。盖银两废后，两者之力并而为一，岂非一而二、二而一，其效率固一，仍如旧也。譬如有水两小碗，甲碗水少，固可以乙碗之水补充之，反之，乙碗水少时，可以甲碗之水补充之，此固言之成理；但吾人亦可将两小碗之水并为一大碗，水量丝毫不减，于应用上只有便利，毫无困难。至于纸币，亦不致多发，因发行纸币，现政府限制甚严，须七成现金三成保证准备，始可以得十成钞票发行额。且上海一埠，洋多银少，上海现有大洋二亿二千万两，银两五千万两，既然多洋，更不必多发钞票。故银两废止影响纸币流通，并不甚大。钱庄又云，废两改元，须在软硬币统一之后。此语更不合逻辑，孰先孰后，谁能下此断语？钱庄言此，似太无聊矣。盖今日废银用元之目的，即在统一硬币，断无银两不废而硬币能统一之理。

兹将废两改元后之优点，略述如下：（一）财政上之占惠，向之财政上种种弊病，多出于由银两折合洋元，或再由洋元折合银两，一出入间，其弊遂成。（二）将来改革币制时，易于着手，因银币已统一，无论将来改金本位，或逐渐采行金本位，均易于办理，非若已往之紊乱，无从下手。（三）时间经济，费用节减，银两如废，则银圆之用途统一，手续因以简便，固无须如往日之记账，须记以洋之账，同时兼须记银两账，费用既大，手续又见繁复。（四）银行票据交换所可望成立，因时势之需要，票据交换所，当然可望筹设，立国于今日之世界，而银行界尚无票据交换所之设立，在国际上，实为一种奇特现象。（五）各地之银两，均可相继废除，因中国其他各埠汇兑，均以上海规元为标准，上海规元既被打倒，各地银两，自无立足之地。（六）上海造币厂一定开工，废两改元之后，洋元需要正亟，于是沪厂开工，以济通货之流转，市上物价，不致发生影响。